

五年募集善款700余万奖教助学扶贫 市教育发展基金会汇聚爱心传递真情

我市教育发展基金会自2014年7月成立以来，牢牢把握“汇聚爱心、传递真情、坚持公益、助力发展”的指导思想，积极推动汝州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五年来，汝州市教育发展基金会一步一个台阶，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共募集善款700余万元，公益活动支出470余万元，分别开展了扶贫助困、大病救助、奖教助学、教育扶贫、寻找最美山村教师、扎根乡村教育关爱留守儿童等活动，500余名困难师生得到资助，40余名大病师生得到救助，3000余名优秀师生得到奖励，100余个优秀学校得到表彰。

加强理论学习 依法依规办会
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各类社会组织的管理力度，先后出台了《慈善法》和各项法规，汝州市教育发展基金会主动学习，认真研讨，始终坚持按照政策、法规和章程开展各项工作。

一是积极参加省教育厅、民政厅组织的培训和学习，认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慈善组织公开募捐管理办法》等政策法规，用理论指导实践。二是认真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

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进一步加强基金会组织建设，促进基金会健康发展。三是积极与省教育厅、民政厅汇报沟通，实时掌握上级主管部门政策动态；不断与其他教育发展基金会沟通，学习交流相关做法，借鉴工作经验。

开展公益活动 助力教育发展
根据基金会《章程》，汝州市教育发展基金会从基础条件、内部治理、项目开发与运行、资金管理等方面入手，积极开展工作，取得了一定的工作成效。

(一)创新工作方法，积极筹措资金。开发、完善一批特色捐赠项目。针对教师学生患病群体，设立了“大病救助”项目；根据捐赠人意愿，设立了“奖教助学”项目；针对上级扶贫工作，设立了“金秋教育扶贫·奖教助学”项目；针对我市山村教师群体，设立了“寻找最美山村教师”项目；针对乡村教学点教师学生，设立了“扎根乡村教育关爱留守儿童”项目。通过这些项目的宣传，吸引爱心企业、爱心人士为教育助力。尤其是“奖教助学”项目，在汝南、小屯、米庙、骑岭、夏店、钟楼、焦村、纸坊等乡镇(街

道)，募集定向捐款累计达500余万元，有力地促进了当地教育的发展。

(二)确保资金运作安全，促使基金保值增值。根据基金会《章程》，规范接受捐赠行为，确保捐赠收入安全；根据基金会《项目管理制度》，规范立项、评审、使用和项目评估工作，确保项目安全运行和使用效益。遵循合法、安全、有效的原则，开展专题调研、专门研究，拓展收益渠道，提高收益率。

(三)广泛开展公益资助活动，助力汝州教育发展。基金会坚持“汇聚爱心、传递真情、坚持公益、助力发展”的原则，严格遵循捐赠者意愿，紧紧围绕“奖优扶困、资助学助教”开展公益资助活动，助力教育发展。先后进行了大病救助、支持学校发展、慰问优秀教师、奖教助学、资助贫困、寻找最美山村教师、扎根乡村教育关爱留守儿童等项目，受到了社会好评。

(四)以评促建，继续加强内部管理。根据省民政厅关于开展社会组织评估工作的有关要求，该基金会积极提交评估申请及材料，2018年6月接受省民政厅委托的第三

方机构评估，被认定为3A级基金会。
制定工作计划 规划美好蓝图

汝州市教育发展基金会紧紧围绕“筹集基金、用好基金、管好基金”三项工作，助推我市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一是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继续推广筹资项目，加强基金会内部管理，管好用好基金，服务汝州教育发展。二是积极开展调研活动，策划公益项目，扩大筹资渠道，吸纳更多的捐赠资金，促进基金会健康、持续发展。三是进一步宣传基金会，扩大基金会影响力。四是按照省教育厅、民政厅要求，认真做好基金会常规工作。五是积极参加省教育厅、民政厅组织的党建活动、培训活动，不断提高思想素质和业务水平。

汝州市教育发展基金会将继续发挥好捐赠者与汝州教育之间的桥梁作用，广泛发动爱心人士捐赠，并珍惜每一笔捐款，管好、用好每一分钱，持续做好教师、学生的奖励资助，以良好的工作成效回报社会，回报捐赠人，为汝州市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马鹏飞



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牛莉萍 通讯员 王婉璐)“叮铃铃……”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了市人民医院创伤救治中心的平静，“疑似脾脏破裂并失血性休克。”每一个讯息都是危重的信号，创伤救治系统即刻开启。

近日，随着一阵急促的鸣笛声，创伤救治中心医护人员在急诊科门前“集结”。焦女士41岁，当天清晨下地干活时不慎摔倒后，导致持续性剧烈腹痛、倒地昏迷不醒，在家人的求助下来到市人民医院救治。考虑病人病情紧急，初步诊断为失血性休克，血压较低，立即开通绿色通道，需马上手术。

经检验科血型分析后，发现病人为A型RH阴性血，即稀有血型“熊猫血”。由于情况危急，该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高峻担任主刀医生，组织抢救。院方调派急诊、外科、麻醉室、输血科、手术室等多学科，通力协作，同时立即向平顶山市血液中心求助，得知平顶山仅有一袋400毫升“熊猫血”，无法满足病人手术。医院遂又通过平顶山方面联系，得知洛阳还有少量“熊猫血”。

既要找血，又要手术，怎么办？市人民医院组织人员兵分三路，开始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取血救人行动。

当天10时15分，一路人马奔向平顶山取血，另一路人马驱车赶往洛阳取血，同时医院严密监护患者病情，并及时调整抢救方案，并做术前准备。

时针在不停地转动，手术室内外弥漫着焦虑与煎熬。11时整，平顶山的400ml“熊猫血”拿到手术室，准备做手术。11时15分，来自洛阳的1200ml送达医院。两路取血的人马最多用时60分钟，往返300多公里“抢运”回了珍贵的血源。

11时20分，手术正式开始，1小时55分钟后，患者被推进了重症监护室，开启24小时监护观察。

得知病人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医院格外重视。“当时你们费那么大劲救我，我可得好养病。”6月17日，在外科二病区爱心病房里，“熊猫血”患者焦女士躺在病床上，看到医院领导的到来格外激动，感激之情无以言表。

脾脏破裂急需「熊猫血」市人民医院上演生死大营救

梨园新区梨园秀 梨园老人夕阳红

每天傍晚，梨园新区老年活动中心旁的广场上，都有一支老年业余演唱队为小区居民演出，吸引着从四面八方聚集来听戏的人们，成为梨园新区一道亮丽的文化景观。

梨园小区建成时间早，社区规模大，容纳人数众多，热爱唱戏的退休老人乔正富看到市民虽有健身休闲场所，但还缺少文化娱乐活动，于是就合计着将人文景观与文艺活动融为一体，让社区群众在健身休闲的同时得到文化艺术的熏陶。于是，乔正富就自发组织社区里热爱唱戏的退休工人，其中大部分都是梨园矿区退休人员，在2013年4月成立了梨园新区夕阳红老年艺术团。

据梨园新区居委会主任温爱霞介绍，夕阳红老年艺术团自组成立以来，只要社区居民想听，他们就唱，对于春节、端午、中秋、重阳等重大节日更是坚持文艺演唱活动，他们的无私奉献大大丰富了社区群众的文化生活。“我们几个老人都是街道社区里的文艺爱好者，退休后身体都挺好，大家组合在一起吹拉弹唱，在自娱自乐的同时还能给群众带去快乐，咱不图回报，奉献的是欢乐与真情。”老年演唱队领队乔正富说。

没有演员自己请、没有场地自己找、没有乐器自己筹……“演唱队自成立以来也面临着不少困难，但困难咱自己克服，欢乐要让大伙儿共同分享，要我说就是‘梦想大舞台，有梦你就来’。”演唱队另一位组织者、69岁的梨园矿区退休职工张全水说，6年来，夕阳红老年艺术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走过了一段艰辛而又快

乐的旅程。

据了解，艺术团早先只有五六个人，总是唱几个固定的豫剧段子。为提升艺术团的专业水平，乔正富他们一方面通过不间断的演唱活动吸引文艺爱好者，让更多的社区群众参与其中；另一方面跑遍各乡镇小区走访并邀请一批民间老戏班到艺术团讲课授艺。现如今，艺术团的老人已达30余人，唱戏的、唱歌的、擅长乐器演奏的都有了。一些乡下的老年文艺爱好者为了赶来参加演唱活动，克服精力有限、交通不便等困难坚持参与。

“刚开始，演唱队没有固定演出场所，我有时就将他们带到我自己家里，为此老伴没少给我闹别扭。由于每次演出地点不同，更是被社区群众戏称‘游击队式艺术团’。”鉴于此，乔正富等艺术团团员自寻出路，与社区领导、梨园矿等多方联系争取支持。功夫不负有心人，2014年2月，梨园新区负责人把位于小区中心的办公区空出一层出来，给这些老人们提供了排练室、乐器存放室、休息室等活动场地。

演唱队组建之初，只有两把二胡，一把唢呐和一只老掉牙的琵琶，远满足不了演出需要。乔正富等几位艺术团骨干决心组建自己的乐队。他们自掏腰包购买乐器，得知这一情况的梨园矿区负责人孙文坡，给艺术团提供经费，并为这些老人提供统一服装，给予他们最大限度的支持和帮助。这样，夕阳红老年艺术团很快有了自己的乐队。

“我们演唱的乐器等器材从无到有，现在可以甩开膀子、扯开嗓子唱戏了。”乔正富兴



艺术团团员演出场景

奋地说。

2016年至今，他们连续三年参加汝州市“地摊戏文化艺术节”，今年的艺术节上更是获得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赠送的七言诗“梨园矿区梨园秀，梨园弟子唱风流”。

“老年艺术团不光在小区的广场演出，还参与市政府组织的文化活动，送戏下乡，把戏

台搬到农村，把欢乐带给乡村群众。”乔正富自豪地说。在组织和参加送戏下乡活动过程中，老年艺术团的队员们有请必到、自愿参与、不取分文，参与演员精心挑选、排练节目精益求精，自己解决交通、通讯等花销费用，走进农村，来到农家院落，把精彩的豫剧唱段送到百姓的心坎里。

融媒体中心记者 牛莉萍

·连载·

毛泽东离京 巡视纪实

由他口授，秘书代批批语的办法很不方便，效率也不高。但毛泽东很坚强，从未表现出痛苦、悲观的情绪，尽量不使病痛感染别人。

毛泽东在武汉期间虽然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但仍然坚持工作和频繁的外交活动。在这段日子里，毛泽东要处理大量的全国党、政、军要务，决定党和国家的大事，因而全国和全世界的各种信息源源不断地汇集到东湖之滨来；国务院科教组等决定在学校实行开门办学；我国国产万吨轮“风庆”轮首次远航欧洲胜利归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25周年的活动；筹备四届人大以及国家机构人事安排酝酿的情况；中国与巴西、马来西亚、特立尼达、多巴哥、委内瑞拉、尼日尔、冈比亚等国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日理万机，其中最重要的也是对后来的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有两件事，一是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二是要求全国“安定团结”。

在武汉期间，年迈体弱、视力不清的毛泽

东仍应对方要求接待了五批外宾。他同这些外宾谈论国际形势，说：“我看这个世界不安宁。”“现在到处讲和平，我看危险！”“对欧洲来的朋友，我总是劝他们要准备打仗。如果不做准备，将来要吃亏。现在讲和平，我听得一些人讲，是要争取时间。”当外宾谈到发生战争就将是世界大灾难时，毛泽东说：“灾难是要来的，但是也不是那么可怕。现在设想可怕得很，我真要打起来没有什么大的可怕。因为战争的目的是要占领别人的土地和人民，如果把人民都打死了，那也就没有人民了。会打一些军事目标或者小城市。美国对日本打了两个(指投原子弹)，一个广岛，一个长崎。但决不打大城市，比如东京就不打，大阪也不打。”他又说：“我们是第三世界，我赞成第三世界的国家要互相帮助。第三世界人民要团结起来。人怕蚊子，大国怕小国呢。”

外宾要见毛主席，多由邓小平、李先念等陪同，从北京直飞武汉参加会见。这提供了毛泽东同邓小平等见面的机会。外事活动后，他常常要与邓小平等交谈，了解情况，作出指示。

身患眼疾的毛泽东在武汉仍然坚持着读书生活。看书困难，他就观赏字画，请人读辞赋。在静静的东湖客舍，毛泽东以巨大的毅力，承受着视力下降的巨大痛苦，每天观赏把玩着从北京故宫博物院借来的古代名人字画。有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隋朝展子虔的《游春图卷》、唐朝阎立本的《步辇图》、韩混的《五牛图》、明朝吴伟的《长江万里画卷》、清代长篇巨制《康熙南巡图》等稀世名画，有东晋王羲之的《兰亭序》、东晋书画家王询的《伯远

帖》、唐柳公权的《蒙诏帖》、黄庭坚的《诸上座帖》、米芾的《多景楼帖》、元代赵孟頫的《胆巴碑》等名人墨迹。毛泽东用放大镜观赏着历代那些雅拙或雄健秀美的碑帖书法，那些神秘或者灿烂或淡雅的绘画名品和历代文人墨客的题记、题跋铃印等等。毛泽东一遍一遍摩挲、陶醉在灿烂的民族文化的书画艺术中。毛泽东在患眼病，视力极其模糊的情况下，坚持看了20多天，看完了30多箱古代名字画后，又原封不动地退回了故宫博物院。

除了读字画，毛泽东又请人读辞赋。在东湖客舍毛泽东常请身边的工作人员、医务人员为他朗读古典辞赋，读得多的有魏晋和南北朝的赋。

8月20日，毛泽东对李先念说：“现在是要团结、稳定。批林批孔联在一块，我看许多人对孔夫子不大懂呢。”谈到周恩来健康时，他说：“他的身体，我是替他担心的。”

27日，毛泽东对外交部关于美议员访华团成员问题请示报告作了批示：“都可以来，多做工作，表示欢迎。”

9月4日，毛泽东在武汉会见了多哥共和国总统埃亚德马和夫人及随行人员。邓小平参加了会见。接见后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毛泽东问：四届人大“今年能开吗？”邓小平说：“主要是人事问题。”毛泽东对邓小平说：“贺龙要恢复名誉。”

9月9日晚，毛泽东会见了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联邦军政府首脑、武装部队总司令戈翁将军和夫人等尼日利亚贵宾。李先念参加了会见。

9月17日，毛泽东在陈丕显来信上批示：“此

人如何处理，请政治局一议，为盼！”又批：“似可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

19日上午，毛泽东会见了毛里塔尼亚共和国总统达达赫和夫人及其一行。邓小平参加了接见。

27日，毛泽东会见了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特别代表、总统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以及马科斯的儿子小斐迪南·马科斯。同一天，中央政治局将参加国庆招待会会见的名单报送毛泽东，其中包括近几年没有露过面、第一次见报的老干部40多人，如胡乔木、孔原、伍修权、宋任穷、欧阳钦、林铁、孙起孟、屈武、马文瑞、张劲夫、李昌、李一氓、江一真、杨秀峰、孙大光、蒋南翔、萧向荣、刘少文、傅秋涛、王辉球、陈鹤桥、傅崇碧、薛明、范瑾等。当工作人员给毛泽东念这份长达两千多人的名单稿时，毛泽东又想起一些人，如萧华、侯宝林等，提出应把这些人加到名单里去。还询问商震是否已列入名单。以后，他又想到需要加上刘志坚。

29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10月4日，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给毛泽东报告说：“十月三日晚政治局讨论了下一步的工作安排问题，主要是讨论了是否召开四届人大八大的问题。”“如主席同意年内(或春节前)召开四届人大，政治局最近一段时间的工作拟以此为中心全力准备。”毛泽东圈阅了这个报告。当天下午，他就要秘书打电话给王洪文，提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并要王洪文向政治局传达这个意见。王洪文没有立即向

周恩来、叶剑英以及在京的政治局成员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却在当晚先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人进行了通报。过了好几天才通知中央政治局和党中央副主席周恩来。

10月6日，毛泽东会见了加蓬共和国总统、政府首脑邦戈和夫人一行。邓小平参加了接见。

11日，毛泽东似乎已预感到在四届人大问题上将发生一场风波。在离开武汉前夕，他圈阅了《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在这个文件里，传达了他在武汉期间所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的话。后来，他又谈道：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毛泽东这些言论，隐含着打算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意思。

10月12日晚，毛泽东离开武汉去长沙。

13日清晨，专列停靠在长沙火车站。毛泽东最后一次回湖南，专列不再停在南郊大托铺机场的专用线上，而是停在城中的火车站，给了人们一个不寻常的信号：毛泽东老了？毛泽东病了？

从武汉到长沙有300多公里路程。一路没有休息的毛泽东显得疲倦，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费力地走下专列，同前来迎接的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握手边说：“我这一次到这里，是来养病休息的。不谈工作，你们搞你们的事去，我不影响你们。”

去宾馆途中，经过湘江岸边。已是垂暮之年的毛泽东示意停车，面对滔滔北去的江水，凝望秋色依然的山麓，沉入对往事的回忆。

(未完待续)